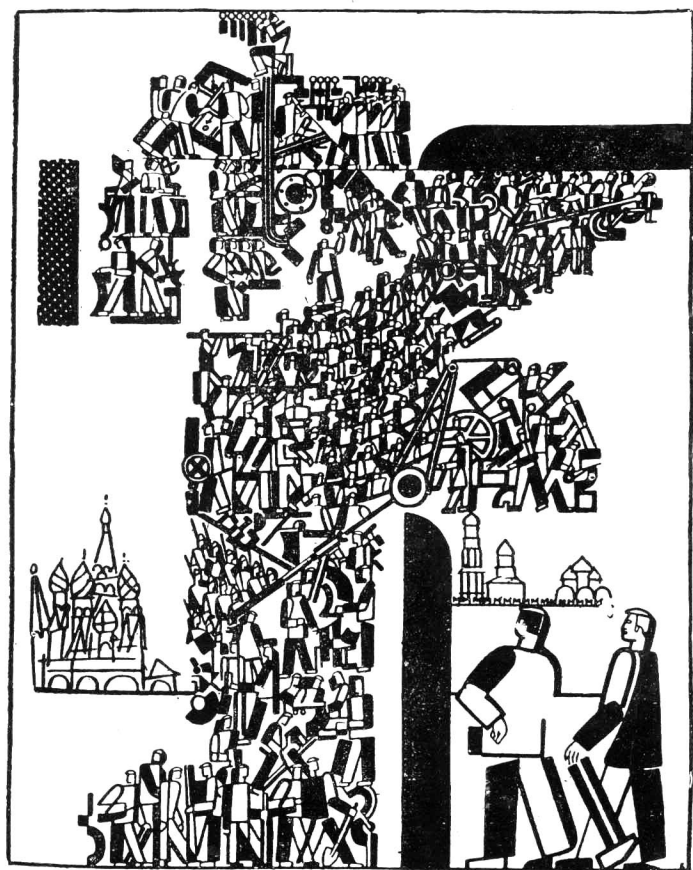


著之愈胡

胡愈之著



莫斯科大学



莫斯科印象記

全一冊

實價八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胡愈之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海甯路傳薪里

電話：四二九四〇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再版

序

日本的世界語者秋田雨雀先生於參加十月革命十週紀念遊俄歸來後寫了一本青年蘇維埃俄羅斯在那裏，他說：

『知道蘇俄的將來的，便知道了全人類的將來。』

蘇維埃聯邦正在改造的途中，牠的將來，還沒有人能知道。但是單就目前說，十月革命却已產生了許多奇蹟。而就我所見，最大的奇蹟是人性的發見。

在莫斯科使我最驚奇的，是我所遇見的許多成人，都是大孩子：天真，友愛，活潑，勇敢。有些人曲解唯物主義，以為蘇維埃的生活是冷酷的，機械的，反人性的。我的所見，恰

巧是相反。我在那裏是一個生客，但是住了一二天，就覺得個個人是可親的，坦白的，熱情的。

但是想起來這也並不足以驚異。因為蘇維埃革命，是以廢除掠奪制度，奴隸制度爲目的的。掠奪制度一旦廢除以後，有手有腦的人，不必再爲生活而憂慮；人不必依靠剝削別人或向人求乞而生存；這樣成人與孩子間的鴻溝自然是給填平了。

說布爾希維主義是「恨的宗教」的，分明是在說謊。試想國家，種族，階級，身分的成見除去了以後，再有什麼能阻礙人與人的相愛呢？自然，階級鬥爭還在猛烈地繼續着。但愈是在勇猛的火線裏愈顯出人類大衆的同仇敵愾。Remarque 的西線無戰事，成爲時下流行讀物，不就是因爲他所描寫的戰壕中的 camaraderie 深深打動了讀者的心嗎？

奴隸打破了鎖鏈以後，奴隸便是大勇者。不然，對於蘇聯產業改造的超亞美利加

的速率，便無法解釋了。

要是我們的知覺還未完全麻痺了，當着這偉大的創造和這些誠實、勇敢、熱烈的創造者的面前我們是不免要面紅耳赤的。

爲了表示我的驚奇與愧怍，並爲了酬答莫斯科的朋友們的禮讓與善意，我纔寫了這一本小書。

本書的目的，也就不過如此。除此外，我勸告讀者，對於本書最好不要有什麼大奢。望。

誠然，現在有許多人，頗想明瞭蘇聯的內情。但我這一本小書却不能給他們一個滿足。我只是偶然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個星期。除了首都以外，佔全世界陸地六分之一的蘇維埃聯邦，我都沒有到過。靠了這一點淺薄的經驗想明瞭蘇聯及其空前的革命事業的實蹟，那簡直是夢想了。（爲了使這些關心蘇聯內情的讀者，不至過分地失望，

我願意把本年天津大公報所載的蘇聯特約通信介紹給他們；雖然這位通信員的觀點並不和我相同，但我敢相信在國內關於蘇聯的新出版物中，這是僅有而比較忠實的一種。）

要是有人想從我這書中，找出一些觀念，或者一些主義。他的失望一定是更大了。因為觀念和主義是爲了別種目的用的，我並沒有爲了同樣的目的而寫這本書，這是很明白的事。也許竟有人截取了我的文字的片段，去迴護他自己的觀念主義，或攻擊別人的觀念主義，那麼，只好由他們去胡纏，我哪里理會得這許多。

本書的插圖一部分是我在莫斯科時攝取的。封面畫是用蘇聯的新派建築圖案作藍本，而錢君匋先生改作，特附筆誌感。

目次

序·····	頁數
跨進普羅之國·····	V
兩個「老鄉」·····	三
莫斯科車站·····	五
奇景·····	九
電車上的鬭爭·····	一三
莫斯科蘇維埃·····	一五
莫斯科蘇維埃·····	一六

D 同志的家庭·····	一八
住宅荒·····	二一
新聞記者的食堂·····	二三
艱難的過渡期·····	二五
寢室內的歡迎會·····	三〇
無產者旅行社·····	三二
幾個同居者·····	三六
五日休息制·····	三八
盲詩人的消息·····	四一
煤油、鹽、麵粉和傻子的故事·····	四三
社會主義的生產競賽·····	四七

政治、勞動、行樂·····	五四
標準工人住宅·····	五九
無產文藝者的「家」·····	六四
民族文化與國際文化·····	六八
鄉蘇維埃和國立醫院·····	七三
中央電局·····	七四
少年先驅大會·····	七六
兩教授的會見·····	八〇
巴爾幹小朋友·····	八二
R女同志的歷史·····	八六
紡織工廠·····	八九

穀麥托辣斯·····	九六
克列姆林·····	一〇二
列寧墓·····	一〇六
蘇維埃選舉會·····	一〇八
世界語者的招待會·····	一一二
阿摩汽車工廠·····	一一四
工廠生活·····	一一六
託兒所·····	一二一
大戲院的跳舞劇·····	一二四
生活教育、勞動教育·····	一三二
一個小學校·····	一三七

國家銀行.....一四四

兩世界.....一四七

莫斯科印象記

跨進普羅之國

從巴黎開來的國際列車，通過波蘭境內最末一個車站後，便鳴着悠長的汽笛，放低了速度開行。不上一回兒，已到了蘇聯邊境。這樣地旅客便從白色的法西斯國家，跨進了赤色的蘇維埃國家，可是並不會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從車窗向外探望，只見路軌的兩旁，有兩列的紅軍放着步哨。這些哨兵都披着黃色皮大氅，臂上和帽上綴着紅星章，槍上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個個全是雄糾糾，頂呱呱。他們，他們原來是世界第一個無產國家的前線的守衛卒，他們要防禦全世界的布爾喬國家的襲擊，自然格外要耀武揚威，纔見得普羅國家是不可輕侮的。

進了俄國邊境，車便在奈戈萊羅亞（Negoreloe）車站停下。旅客照例在這裏檢驗護照行李，隨後換車開往莫斯科。從西歐第一次到俄國的旅客，對於入境檢查，都未免有戒心。但就我個人的經驗，入俄境的檢查，並不比法德英比等國的入境檢查更麻煩。俄國的檢查員，對旅客很和氣，不像別國稅關吏那樣的板起面孔。下車的中國人，除我以外，有兩個青田小商人，我們的行李只約略看了一眼，並不留難。只有我們旁邊一個日本人，像大學教授的模樣，帶的箱籠很多，却一件件地細細檢查過。連隨帶的德文畫報和日記冊都一頁一頁地翻閱過。稅關內部的佈置，和別國稅關並沒什麼差異，所不同的就是壁上滿貼着赤色的標語，此外還有赤色救濟會的招待所。在車站上最覺得可異的，是站上辦事人員的從容不迫的態度。站內的搬運夫替客人提行李，老是慢吞吞地走着，客人催促着，他也不理會。檢查員也是如此。絕不像在別國車站所見的那樣匆忙緊張。有人說這是斯拉夫民族的習性，所以如果你只到了俄國的車站，你便不

能相信，他們是在厲行五年的工業化計劃，是在用着所謂「布爾希維的速度」追趕美國的生產階段呢。

兩個「老鄉」

午後七點半，旅客都上了車，這車是直達滿州里的。三等車的設備很不壞，四個人佔一小間，每人各佔一舖位，比頭等車相差，只是沒有軟椅墊。每一輛車內都有冷熱自來水管。有一間是茶房住的。茶房的一小間內，便懸掛着五年計劃的圖表，五年內全國造幾條鐵道，運貨和乘客的數目逐年增加多少，全列在表上。據說車上的茶房都必須把這些圖表數目字記熟。

車到了敏斯克（Minsk）上來了兩個「老鄉」（僑歐華工稱同國人叫「老鄉」）開